

甘地自傳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印刷

甘地自傳 (全一冊)

◎
❖
定價銀一元二角

定價銀一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C. F. Andrews

者 者
向 C. F. Andrews
達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原序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甘地時在長期監禁中，曾用他本國語向一個同他坐監的政治犯，口述這部自傳，名為我的真理實驗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後來這部自傳的材料，又在他的古茶拉特文報紙納法吉凡報（Navajivan）上繼續發表下去，並由他的好友摩訶提婆得賽（Mahadev Desai）和派亞來拉耳奈爾（piyarelal Nair）兩人譯成英文，同時由他自己仔細校改一遍。在甘地學園中稱為米拉伯恩（Mirabehn）的斯賴得女士（Miss Slade）對於這部英文譯本，也幫過忙。陸續發表的那些短篇，今由阿默達巴得（Ahmedabad）納法吉凡印書局（Navajivan Press）彙集印成兩大冊，八開本凡一千二百面。西方的讀者要讀此書，至今印書局還有出售。

此外還有一部甘地敘述他個人在南非洲的經驗的書，也為本書所取材。書名南非洲消極抵抗運動紀（Satyagraha (Soul-Force) in South Africa），譯文出自法爾吉得賽（Valji Gorindji Desai）手，由印度麻打拉薩特里普里坎街甘尼山公司（Mr. S. Ganesan, Tiplicane, Madras, India）出版。譯者對於作者的精神和心理都能曲折傳達，態度甚佳，我在自由使用這些材料，予以刪節之際，對於他的努力願意表示我衷心的贊美。

我們細讀這三本大書，由其中絀釋甘地對於人類行為的估計，可見有三種基本的德行，是甘地在所有著作中都念念不忘的，那就是真理（Truth, or Satya）仁愛（Love-Kindness, or Ahimsa）及淨行（Inner Purity, or Brahmacharya）三達德。真理與仁愛相合，以成為靈魂的永久寂靜，並由此可見其無限的渴望，從血肉之軀，不違犯，更可以避免，以達到最後精神上的真實之境。完全的生命的音樂，是需要真理與仁愛的諧和。可是精熟此種音樂既如此其難，而棄絕一切又要如此其全。這只有從屏絕肉慾情感的身心才能得到成功，所以他的著作中，有時注重仁愛，有時注重真理，而不斷的剋制自己的淨行，則每篇中都諄諄致意於此。他深深的相信，只有心地清潔，才能晤對上帝；他於何為清潔，有一很具體很坦率的定義。在他自己，則此一辭涵有完全摒除性慾拋棄結婚的生活在內。至於其他追求上帝的人，對於此點應該到一甚麼地步，在他自己的話語裏可以顯示出來。

甘地在他自傳的有一篇中宣稱他在他所寫的著作裏，總是繼續不斷的求神靈給予指導。他告訴我，他確實覺到在相當的限度之內，曾經得到了這一個指導。他把他內心的生活，用這種嚴肅的企圖，這樣銳敏的追求，赤裸裸的在上帝同人類之前表示出來，任何罪惡隨了善行一並見着光明。據我看來，他所寫的是確然可信，由此亦可以窺見一斑了。

讀者在開始讀這一部節本的自傳之前，有兩點必須明白。

(一)在他所有的消極抵抗鬥爭中，以特蘭斯瓦一役時間最長而最複雜。在本書中這一段事實因爲不容易節約，我幾經遲疑之後，決然割愛，以待將來再出一部書來補述此事。(二)不過我於他在南非洲道德上最爲成功的納塔爾消極抵抗運動的經過，却予以相當的地位，所以生命史的連鎖，並不至於斷裂得怎樣利害。

(三)食物節制和禁食，是甘地打算從人事上走近真實的大道。他對於此事著述甚多。因恐這類敘述，佔篇幅太多，所以不能爲之重述。但是這種遺漏，在我又不勝其遺憾。甘地對於這一方面的實驗，可以糾正說他對於人生外表完全是非科學的觀念。由這些地方可以見出他是怎樣的一位勇敢的開創者，他那種循着自己特殊途徑的心理，從假設以至於嚴格的實驗，以從中見出真理，這是如何的合於科學的程序。

自從編纂這部書以來，印度的形勢又變得異常嚴重，到達了生死關頭。甘地又已繯絏入獄。但是，一般人們仍然公認他的影響，在印度事情上居於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印度以及大不列顛有志之士，要相距太遠的話想從文獻的方面研究他的品格，仍是極爲需要的事。我在前一部書裏(二)說明了他的思想同觀念，在這一部書裏則是把他一生的故事，簡單扼要的開示給西方的讀者看。

我以前印行的太戈兒 (T. Agore) 的致友人書 (Letters to a Friend)，也是採的這種態度和目的。

若是我的身體還支持得住，我打算也像這部描繪甘地的生平一樣，另作一部書來述太谷兒。我深深相信從兩個人的眼中，西方最少也可以知道如何去欣賞東方。

我在準備這一部書時，主要的困難乃是材料太多，而篇幅有限。往往有第一次選好的材料，爲着要插入其他不可遺漏的部分，只好把第一次所選的拋棄了。甚至有全部都已選好，而又重新再來一遍。但是我進行的時候，總算也得了少許的經驗。最後我有一個合乎情理的希望，希望讀者讀了此書，也爲所動。我所特別注重的是極力使西方人士讀來易懂，而同時也不犧牲東方的特殊背景。我並渴望讀者，能將此書和甘地的理想一併誦讀。

我在這裏要特別向印度的巴他 (Bhatia) 和甘尼山 (Ganesan) 兩家書鋪，以及譯者摩訶提婆得賽，奈爾，法爾吉得賽諸位先生致謝，謝謝他們允許我隨意使用他們的材料。我尤其要感謝甘地先生，他充分的許我刪節他自己的著作。此外我願意將本書以及甘地的理想，二書所售款項一併捐贈山體尼克丹的皮爾孫紀念醫院 (Pearson Memorial Hospital)。一九二三年九月末，我們親愛的朋友皮爾孫 (Wille Pearson) 在意大利因火車失事慘死，因建此院，以爲紀念。十年前，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他同我一起到納塔耳去幫助甘地先生從事消極抵抗鬥爭，自此以後，二人友誼至死不變。我最近曾在英屬圭亞那 (British Guiana) 特林尼達得 (Trinidad) 和荷屬圭亞那 (Dutch

Quiana) 諸地的印度友人處作客，我作此書時，頗承他們的激勵，應該表示衷誠的謝意。我是從在這些地方匆匆的考察中抽出一點點餘閒來從事此書。但是每天同這些身處異國心情溫婉的印度同志晤談，其足以使我奮興，沒有地方能比此更好的了。所以我不揣冒昧，願以此書奉獻給他們。這部書草成於美洲，在那裏許多朋友深厚的情感，也給我以同樣的愉快。除去年前書所曾申謝的諸位外，如皮博弟先生 (Mr. George Foster Peabody)、博格女士 (Miss Anna Bogn)、詹姆士夫人 (Mrs. James)、瓊斯博士 (Dr. Rufus Jones)、柯勒和賀斯兩女士 (Miss Cooley and Miss House)、孫得蘭博士 (Dr. Sunderland)、統布斯 (Lawrence Tombs)、摩爾 (Frank Moore)、果維爾 (Hari Govil)、布洛克斯 (Murray Brooks)、格勒格 (Nonie Gregg)、卡特 (E. C. Carter)、約士 (S. D. Joshi) 和佛來銘 (D. J. Fleming) 諸位先生，也是我所不能忘的。此外我還得謝謝圭亞那主教和特林尼達得的格勒意格夫人 (Mrs. Beatrice Greig) 的好意。我應該最誠懇的感謝非爾布斯斯托克斯基金會 (Phelps-Stokes Foundation) 和基金會的主席，韓普敦學院 (Hampton Institute) 的教職員和學生，以及聖海倫那島的本恩學校 (Penn School, St. Helen's Island)。我這部書，即在此處最後寫成的。至於編纂此書，真是悠長而繁難的工作，遠出乎我的意料，幸得有無數的朋友，以其毫無私念的好意為我幫忙，我在這裏也不能將他們的姓名一一備舉。我若是沒有他們的幫助，在我極為艱苦的責任之中，是不會

完成此書的了。

至於此書之能在美國出版，則全有賴於紐約團體教會的阿爾穆斯博士 (Dr. John Haynes of the Community Church, New York) 的介紹。他在一貫 (Unity) 叢書中曾繼續的刊行了好幾種自傳。他在美國對於甘地之有真確的認識，也不亞於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之在歐洲。最初他本想個人出資將此書印行，不過我正啓程赴西方時，他已受命召赴近東。因此我們決定，並得到甘地先生的許可，於完成解釋他的理想的一書以後，我便應從事編纂此書。這兩部書都得到賀爾穆斯先生和露的同情。他對於甘地先生的意思，和我一樣。我們的友誼能樹立於共同的原因之上，這是我所引為欣幸的事。安得魯斯 (E.F. Andrews) 序於阿雅巴凡 (Aryabhavan)。

註

- (1) 按一九三一年安得魯斯復出一書，名曰 Mahatma Gandhi's Work: His Own Story Continued，專述甘地在南非洲特蘭斯瓦從事消極抵抗運動的經過。全書二十一章，此外並選取當時其他的人紀述到甘地在南非洲各項情形的文章九篇，作為附錄。甘地的人格の孕育和養成，在南非洲這一段生活甚為重要，研究甘地的人對於這一部是書不能放過的。

- (1) 按即指其所著的甘地的理想 (Gandhi's Ideas) 一書而言。

譯者自序

是四十萬方里的東三省淪陷以後的兩個月左右，我開始翻譯這一部甘地自傳；是上海大戰，我們的軍隊退到真茹南翔黃渡，那東鄰的日本還要進陷蘇常的時候，我算把這一部書翻完了。抱着一腔的悲憤，來將這一位現代東方又一幕悲劇的主角，介紹給在不生不死的狀態之下的我們國民。

我們讀這一部自傳，第一點先要明白的便是甘地的非武力（Non-violence）主義，同我們的所謂不抵抗，意義截然不同。我們的不抵抗是靦顏事敵，開門揖盜；甘地的非武力是誓死不屈，堅壁清野。像我們的不抵抗，自然只有拿着兩百萬的大兵，而至於東省淪陷，淞滬不守，像甘地的非武力，結局自然使敵人如拿破崙之侵俄，落得片甲不回。

在現代的中國，社會組織同經濟制度受不住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日趨崩潰。這樣的結局當然只有兩條大路：不是屈伏為奴，便是國運再興；絕沒有停滯不進，永遠在不生不死的狀態之下。這幾十年來無數的仁人志士為着要使這神州大陸國運再興，為着要使這病入膏肓的古國霍然而愈，於是紛紛下藥。他們所立的方案甚多，為着要實行他們的方案，而至於流血殉身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他們的方案之當否是又一問題，而這種前仆後繼慷慨就義的精神，令人對於國運再興的前途，

還空增加了不少的希望；所以我們之於這些烈士，只有欽敬，說不上批評。

但是我之譯這部甘地自傳，並沒有介紹一種方案的意思，因為這應是另外一些仁人志士的責任。自然我們的國家同印度在政治上的地位完全兩樣，我們同甘地在文化上的遺傳也不一致；而一種方案總要斟酌環境與遺傳，才能對症投藥。甘地的非武力，或者稱為消極抵抗，是有政治與宗教的兩個原因促其如此；我們還不失其為獨立的國家，似乎應該要有積極抵抗的勇氣。不過我雖然不介紹方案，我却願意介紹甘地的精神，克己的精神，給處在人慾橫流有我無人的我國的國民。

克己復禮，本來是我國哲人相傳的一種美德。但是從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受西洋文明的潮流衝激，農村社會裏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組織，一天一天的崩潰下去。這種徵象表現得最顯著的便是克己復禮的精神日趨消沈，率情任性的肉體享樂，日益囂長。於是全國的資本為一般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洋行買辦所獨占，全國的財富集中在上海，和上海以外的通都大邑。至於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是肯定要歸於淘汰的了。——這種情形不禁令人想起羅馬帝國的末年！最近的上海一戰，國民的迷夢似乎有點甦醒了，而克己的這一種道德，在未來的新中國裏，彷彿更為需要。甘地的政治主張，宗教理想姑且不論，最少這一點克己復禮的精神，是值得我們這些沒羈勒的野馬玩味反省的。兩千年來中國文化上所受的印度遺留已是不少了。到了今日這一點禮物，雖是本國舊有，而現在已經喪失，不妨再

爲拜領；就算是『禮失而求諸野』吧！

或者有人不願意聽非武力以及消極抵抗一類的話，甚而至於連甘地也視爲一種怯懦之流。我不想要我們去實行非武力同消極抵抗，因爲我們究竟有獨立與不自由，有無宗教信仰與有宗教信仰的分別。但是我願意說甘地並不是怯懦之流，他所倡導的運動也不是沒有大無畏的勇氣的人所能做到的。他們以居於殖民地地位的人，尙且要赤手空拳去求得他們的獨立與自由，死同牢獄不足以阻擋他們的前進。然而我們呢？我們的土布運動在那裏呢？我們的不合作運動在那裏呢？我們對於自己的貪污士劣，尙且不敢不爭先恐後的去同他們合作，還能說得上對付日本和其他的所謂帝國主義麼？我們要批評他人，先得批評自己；我們且自謙恭一點，先求個人內心的清潔和剋制吧！

我還得聲明一句：我之所以介紹甘地的克己復禮的精神，毫無衛道的意味，和有把已死的骸骨重翻出來的打算。我只以爲一個人無論相信一種甚麼主張，如其不能犧牲一己的小我，以裨益大眾的大我，雖有好的主張，也是無濟於事的。世界上的大先知者如佛如基督，無不是犧牲自我以救渡衆生；這是他們給予人類的啓示，也是我們所應認識的一條大路。

這部書編纂的經過，原序敘述很詳，無庸饒舌。我之翻譯這一部書，自然得感謝舒新城先生，在這樣風雨漂搖的時期，他慨允出版這樣的一部自傳。此外我不能不感謝武佛航先生，他把我的譯文從

頭校讀一遍。我不僅感謝武先生的校正，並且敬佩他的鼓勵和熱心。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慘變發生，武先生家在火線之中，自己倖逃性命，而逃出後的第四天寫信給我，便殷殷以此書爲念。有了他這樣的誠懇與熱心，我翻譯此書的勇氣不由得增長起來了。四五年前，我們曾相約合譯甘地的一部書，因事未果，不料在這種嚴重的局勢裏，我們却作成這樣的一段因緣，真不能不感慨係之呢！最後我得謝謝我的妹妹仲，她曾仔細地讀過我的譯稿，改正了不少的字句。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譯者誌於光天化日死氣沉沉的北平。

甘地自傳目錄

原序

譯者自序

第一章	誕生與故鄉	一
第二章	學校時期	一四
第三章	幼年	二九
第四章	倫敦生活	四一
第五章	回到印度	五八
第六章	到納塔耳	七一
第七章	在普勒托利亞	八三
第八章	都爾班的羣衆暴動	一〇三
第九章	波耳戰爭	一一六
第十章	黑死疫	一二三

第十一章	『等到這最後』	一三三
第十二章	蘇魯人的叛變	一四四
第十三章	精神訓練	一五六
第十四章	納塔耳的消極抵抗運動	一六五
第十五章	消極抵抗者	一七五
第十六章	下獄與勝利	一八八
第十七章	回到故鄉	二〇四
第十八章	在占巴朗	二二四
第十九章	在凱拉	二三八
第二十章	歐戰會議	二五〇
第二十一章	羅拉特法令	二六四
第二十二章	阿木里柴大會	二七九
第二十三章	土布運動	二八七
第二十四章	綜論——安得魯斯著	二九八

參考書目

插圖

甘地像 (Sjt. Kattu Dasai 手繪)

一九三〇年甘地在都爾班爲律師時像

甘地手蹟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日致本書編者函)

『東方與西方』

甘地自傳

第一章 誕生與故鄉

甘地氏 (Gandhis) 一族屬於巴尼亞階級 (Baria Caste) (1) 原來的出身大約是商人。但是他們在喀地瓦諸邦 (Kachhwar States) 中作冢宰 (Prime Minister) 已經有了三代。(2) 甘地烏丹羌得 (Uthanchand Gandhi) 一名爲甘地倭他 (Ola Gandhi) 乃是我的祖父，他想必是一個有主張的人。他是波爾班達 (Porbandar) 的冢宰 (Dewan)，因爲邦內的政變，不得已避至朱那加提 (Junagadh)。到了這裏，進見總督 (Nawab) 用左手爲禮。有人看見以爲不敬，詰問原由，我的祖父這樣回答道：『右手是已經質於波爾班達了。』甘地倭他前妻死後，曾續絃一次。前妻共生四子，續娶又生二子。在我小的時候，我並不知道甘地倭他的這些兒子不是一母所生。六個兒子中第五個名爲甘地喀拉羌得 (Karachand Gandhi)，又號爲甘地喀巴 (Kaba Gandhi)，第六個名爲甘地土爾西達斯 (Tulsidas Gandhi)。行五行六的這兩兄弟曾相繼爲波爾班達的冢宰。甘地喀巴即是我的父親。有一個時候，他做過拉吉科特 (Rajkot)，隨後又做過凡卡涅 (Vankaner) 的冢宰。他死的時候還得到拉吉科特邦的卹金。

甘地喀巴因爲所娶的妻子相繼逝世，故前後續絃四次。第一第二兩次共育二女。最後一妻名普特里拜 (Putlibai)，生一女三男，我就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我的父親很愛他那一族，爲人誠實勇敢而和善，只是性子急躁一點。他也許有一點好色，因爲他第四次續絃，年紀已在四十以上了。但是他却並不頹廢；他在族內族外都以嚴正爲人所稱。他之忠於邦國，甚爲有名。有一回，一位副政治代表侮辱他的邦君，他便挺身起來反抗。代表大怒，要他謝罪。他毅然拒絕，於是被囚若干小時。代表看見他倔強不屈，到底把他放了。

我的父親平生不事家人生產，所以遺給我們的財產爲數很微。他沒有受過教育，只有實際的生產。他不懂歷史同地理。但是因爲他對於實際事務有豐富的經驗，很足以幫助他解決最瑣屑的問題，並使他能够駕馭許多的人。他所受的宗教訓練很少，然以時常到寺院去禮拜，聽到印度宗教上的講論，因此受了薰陶。到了晚年，依着族裏一位博學的婆羅門友人的指示，開始讀偈 (Gita)，每天禮拜的時候，總要朗誦幾篇。

我的記憶中對於我的母親所給的印象很深切的便是虔誠。她深信宗教，每天如沒有誦經，她是不進食的。到寺院去禮拜是她每日的功課。據我所記得的，她對於宗教上的齋戒從來不會失誤過。她發下了極艱苦的誓願，力遵無違。疾病也不足以使她懈弛。我還記得有一次她病了，可是正在守着一